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新兩城先

墓誌銘

逸菴楊公



按揚公始祖揚  
寧生子從禮從禮生子敬子敬生慶慶生聰聰  
有子三人瑛琇及公也公諱瓚字文玉童時有  
孝行十六歲而喪親遺貲焉二兄者二分之而  
不及公公一無所問乃自力作桔据者租殆成



新雨成元主集卷之八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八

東魯靳學顏

墓誌銘

逸菴楊公墓誌銘

按楊公始祖楊二公者避元亂自礪山徙家濟  
寧生子從禮從禮生子敬子敬生慶慶生聰聰  
有子三人瑛琇及公也公諱瓚字文玉童時有  
孝行十六歲而喪親遺貲焉二兄者二分之而  
不及公公一無所問乃自力作拮据蓄租殆成





鉅室二兄者顧弗什一若也既異業三十年琇  
以官銀被逮妻孥累囚窘矣公自鬻產以償竟  
免於理琇與瑛及妣氏也生而公資之養歿而  
公為治喪具情文瞿瞿懇懇若弗及然即他人  
有急以應之無問疏屬唯恐後者或有宿負察  
其誠困也則折券不責一文以至掩骼瘞殮非  
以為生也而捐已酬物如甘飴酪此非其性能  
何哉公有四子曰士魁者早卒今其在者士基  
府學生士彥士毅皆州學生三子自相師友修

幹奇氣自霄漢之志因公故每使然印吾曰直



府學生士彥士毅皆州學生三子自相師友修

幹奇氣有霄漢之志固公教誨使然抑語曰植  
穀得穀稗菽得菽公未敷其華而子其啜之實  
乎有一女適邵君楫亦先公卒孫男六曰惟耀  
惟乾惟高惟明惟照惟曙孫女三公生於成化  
己亥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嘉靖甲寅三月十二  
日得壽七十有六與其元配周孺人合塋於城  
北先塋之次實五月庚申也塋之前期士基輩  
以狀謁予予往聞北郭弗靖有寇夜突入楊氏  
舍執公士基與諸昆季爭赴公自分死矣乃寇



服其誼也釋公以去此豈醴言猥行擇其苦而後蹈者可幾哉矧予又習閑公誼至高者誌其可辭於是銘曰砥如其砥如宰如馮如二靈孔妥寔崇爾祐君子式之曰此逸菴公之墓

處士江公墓誌銘

公諱湖字洞之庚子鄉進士東父也世屬籍濟寧州而隱耀弗宣故弗詳其系次祖福者娶於韓生三子龍鸞鳳龍娶於張是生公公生十三年而喪父踰年母又喪乃怙於韓既長痛其不

事父母也而事韓益篤事鸞若其父視其孫



年而喪父踰年母又喪乃怙於韓既長痛其不

逮事父母也而事韓益篤事鸞若其父視其孫  
若其同胞與其所生鳳卒有遺孤公鞠而翼之  
為成人公古心一如其貌非其力不食非其家  
治不以衣足跡不涉城府士大夫憶之一見其  
面不得櫛沐風雨以沒其身終無他想暇惟招  
田父詣鄰叟摘蔬剥棗啜醪為歡人亦親之相  
與共醉不釋去東既舉於鄉東之二子又皆選  
於庠一日奉卮酒跪壽公且雅勸公城徙公一  
不為意第曰榜人理舟圉人理駕路雖異繇亦



各能其事也已矣嘉靖三十三年五月一日卒  
距其生之成化二十年八月得壽七十有一葬  
以是年九月二十八日君子謂江氏之後必大  
大必繇公曰不有璞也孰有琮璜不有推輪華  
輅曷從先也不朽其芳必不斲之光於厥後也  
孰謂天乎而非善之右乎銘曰魯翟山其東原  
三十五里州城西江公葬此其與偕

姊張孺人墓誌銘

嗚呼孺人之銘不可已也孺人吾姊也分體均

愛四人焉今姊已矣吾暨吾弟妹相顧哭焉方



嗚呼孺人之銘不可已也孺人吾姊也分體均

愛四人焉今姊亡矣吾暨吾弟妹相顧哭焉彷徨焉於何復得姊哉姊生十八歲是為嘉靖戊子而歸張君廷臣君輸粟待銓者濟右室也父引禮公者配邵無子乃卜娶侯生君邵嚴甚珍其四姜而不樂有君引禮公不敢拂也劉氏者引禮公母也潛護君君以成植姊固剛毅有先恭人風而窟身憂疾纖弱翫曲當人人意讓言至即遜謝及歸漸又不以言以故笞譴不及而兩姓終懽以保其夫若躬焉歸七年甲午劉氏



卒姊與君喪之瘠毀蓋重有感云又二年丙申引禮公卒遺產三千金姊與君謀以其二千金散諸姜之家以悅邵而以其一千者資俯仰焉邵果安君而重德姊又十四年己酉始卒明年庚戌侯亦卒喪之如喪劉氏也先是戊申哭其五歲兒順祖吐血損矣辛亥又哭其十一歲兒孝祖壬子又哭我先恭人割痛摧慕無節居常忽忽如不生見履綦彷彿輒涕數行下竟瘵焉以死死之先數日自見恭人與其亾兒痛哉是



以死死之先數日自見恭人與其亾兒痛哉是

耶非耶積世極矣語一  
耶然力疾攬  
矣其果有知耶其杜從  
姊生四十三歲身  
五大喪哭子四哭女四  
今其遺子裕齡六歲  
聘  
生員許秉女裕宗二歲  
聘許應元女女長適  
次適曹次適孫皆名門  
楊衛指揮茂實也姊  
慧多筭知書而博觀之  
瀕危猶啐啐語家政及  
喪殯纖微事又佯屢  
霍其兒人從旁讐之曰  
吾  
豈霍吾兒者吾故示弗  
慈彼猶見索也今其兒  
果不解索嗚呼吾不為  
斯銘誰知吾姊為張氏



婦難為者兒長解索母不得視吾所為銘亦幸  
有慰於兒也銘曰盱娥蹈波變彼未夫姊嬪作  
母慕母不渝吾哭母未已而又哭姊於姊柩何  
銘姊不死舅氏有言式穀爾子歲月寅其日酉  
姊其藏固而久

南墅許公墓誌銘

嘉靖三十有三年夏五月壬寅塋許公先是正  
月二十六日公卒於鉅野縣張奉集之里第其  
子縣諸生近道匍匐走百四十里以鄉進士張

君狀至濟請斬子銘曰先君負隱德而無有聞



子縣諸生近道匍匐走百四十里以鄉進士張

君狀至濟請靳子銘曰先君負隱德而無有聞  
於當世年未耆死於厥父之疾而未逮養於其  
子其若子何自非乞言君子耀於幽寔托而不  
磨奚及哉狀曰許氏先著跡虞城而世有河患  
國初有許真者任臨清州判官遂避地於鉅  
野安興墓家焉既徙今居真生良良生謙謙生  
奎奎生公公諱珮字天章自號南墅習先世業  
而又力事生作故家用益裕母高早世事繼母  
時若事高也而顧益謹公謙謙不伐尤悅士大



夫士大夫亦咸知有許公者嘉靖戊申 制詔

內外庶人輸邊者予之官乃授公典膳而實家  
食日侍其父奎翁焉翁年七十八矣老病不時  
作公憂之至廢寢食致疾疾且革猶曰吾其不  
瞑乎吾未歸吾親於土也無何而逝得筭五十  
七爾配曲氏生子男二人守道近道縣諸生孫  
男四曰濟洛滄湘公謹厚者事親教子外無他  
營唯篤宗黨以時施予之即其里之人數百室  
無或忤者公死巷不歌春不相頃其里而致哀

於公是可以用觀許公矣於是勸子以其狀詢之



無或忤者公死巷不歌春不相頃其里而致哀

於公是可以觀許公矣於其狀詢之  
人人曰許公之行也信然乃為銘曰不虞其憂  
而憂其父之憂焉以死是謂得死子而思光其  
父之死也不文是以將實是以是謂不死嗚呼  
許公封其上而廓其中是唯公之宮爾子而孫  
也其無憂乎而翁

誥封太安人于母孟氏合葬墓誌銘

嘉靖四十有一年八月十一日于母太安人卒  
安人之夫曰主事公諱賢先安人幾年卒而有



志安人有女德而貴葬宜再志禮也時厥子憲副君錦奉 璽書兵備洮岷聞訃日夜奔三千餘里抵舍伏地哭焉摧毀焉數日始湯飲乃泣血述狀屬予志之安人者鉅野人父孟公廷銳母曲氏曲氏之始生安人也夢高冠人以盈尺玉簪遺焉寤而生安人七歲而曲喪事繼母翟婉順甚相安孟公已心奇其女而又善星數好相人遍閱里中兒無女匹者一日見主事公與語撫而嘆曰吾兒佳壻在是乎乃約為壻及期

以安人歸焉主事公家故貧安人勤力身執勞



語撫而嘆曰吾兒佳壻在是乎乃約為壻及期

以安人歸焉主事公家故貧安人勤力身執勞  
辱之役罔有厭倦色逮事舅坦溪公姑梁氏咸  
安其孝梁氏卒事繼柴氏益謹而室有崔氏者  
妬安人而數譖於柴詎讓日至安人置弗辯乃  
愈益謹已而柴大悔悟舅廉其誠也怒逐崔氏  
遂復和輯如初主事公倜儻多外交安人主家  
政自族姓骨肉僕婢罔不胥悅迄今五十年同  
爨凡百口無一間語擇師友躬課諸子學問以  
故諸子暨孫無不有成業者癸卯憲副君舉於



鄉甲辰對 大廷賜進士出身尋授戶部主事  
未幾 九廟成詔封公如子官安人封太安人  
憲副君奉 命監允蘓松便道省拜堂下公及  
安人則首以清忠訓之曰吾不榮爾封而榮爾  
能其官也君受教惟謹主事公銀章鷺綵優游  
里中者許年卒憲副君以主事公憂歸服闋復  
除戶部主事值南方用兵 詔擇才力之臣使  
監募軍乃推君河南僉事以往僉憲非員外郎  
中不授而授主事才之也有頃以冗裁家居二

年餘色養安人不復置念仕進甲寅忽

詔起



中不授而授主事才之也有頃以冗裁家居二

年餘色養安人不復置念仕進甲寅忽

詔起

官湖廣僉憲而所蒞道乃在最西南陬君不欲  
遠其親具疏乞罷力止之君在湖憲者五年安  
人亦無他於是歷陞浙江布政司叅議陝西按  
察副使所至有治績謙謙語若不出諸口而值  
事當大獄勁若太阿不可撓此亦其教素閑若  
此也初憲副君歸自浙也屬太安人病脾乃為  
君強起坐如平時君察其有異復具疏欲上之  
安人曲辭不聽既乃大言君曰若不見胡副使



事乎秋防務重徒戀不急赴設有聞 上怒悔  
晚矣吾可當此變不耶第促往吾心寬即病起  
有日矣君乃涕泣往今君深引以為已責夫仕  
宦者誰則願爾然莫可如何則亦毋庸徒自苦  
責為矣安人生於弘治己酉五月六日得壽七  
十有四歲葬以今年十一月二十有二日主事  
公有子四人曰錦曰鈐曰鋌安人出曰鉞側室  
高氏出安人始生子多弗育乃為公卜娶高既  
娶高而安人有子三子又貴人亦以是頌之女

二人孫男九人若汶若水若洙若泗若沂若賓



娶高而安人有子三子又貴人亦以是頌之女  
二人孫男九人若汶若水若洙若泗若沂若濱  
若澄若沛若瀛孫女八人銘曰維德與年生封  
死安有樂斯室詩不云乎有如皦日莫不願畢  
而奚以戚

明故誥封夫人趙母張氏墓誌銘

夫人張氏濟寧衛右所千戶張公乾女也母宜  
人展氏寔生夫人夫人生有淑質穎慧諸女儕  
莫及即一言笑不易宗黨咸稱其貞靜焉衛指  
揮僉事趙公祿有令子卿今都督公也少而英



異材志絕人指揮公方為擇配卜無如張氏女  
者乃字夫人及適都督公其宜厥家都督公折  
節讀書夫人時勗之有頃指揮公以事當調衛  
卒嘉靖三年都督公嗣襲山海衛指揮僉事十  
五年公自指揮僉事歷仕至保定副總兵屢典  
禁軍進都督夫人咸與偕公聲實騰茂所至有  
名功在金石然廉潔無染海內士夫識與不識  
無不推轂焉者公既一意循國未嘗問家有無  
而家政又肅以有夫人在罔內顧也二十年公

坐謗書建

詔獄夫人携諸子女僦居京師囊



而家政又肅以有夫人在罔內顧也二十年公

坐謗書逮

詔獄夫人携諸子女僦居京師囊

無餘錢自力作為公給舖糗綴衣襦教仲子理

冤狀

闕下時朝論已多右公恨不一朝雪其

枉會忌者又不當事事乃大白有

詔立出公

尋復其官復以都督點禁軍未幾再掛將軍印

鎮宣府大同夫人如例稱夫人焉公以戰勛當

進秩累爵矣然在邊庭久覩時事多牽制仕非

其志上書乞骸骨不報乃又累疏病免歸山海

衛三十六年上書乞歸濟就先人墓所許之遂



携夫人居濟未幾夫人遘疾今年二月十七日  
竟以不起距其生之弘治辛酉迄今壽六十有  
二耳嗚呼哀哉今南北多金革之務 聖主拊  
髀思用舊將而都督公益健善神采若三四十  
歲人譽望不在充國定遠下即驚舉有日舉之  
日即提劍出故廬又一意循國如前設內顧恃  
誰在也是可哀已夫人有子三人曰完壁聯壁  
崇壁完壁聯壁早世崇壁即嗣子緝學攻藝力  
行古道能世公業者也夫人始寢疾至於屬纊

而嗣子躬調湯藥日夜坐卧榻下數年蓋歸室



行古道能世公業者也夫人始寢疾至於屬纊而嗣子躬調湯藥日夜坐卧榻下數年蓋歸室者無幾今摧毀殆不能支雖其性能非有庭誨何由哉予旣甚戚之不得以不文辭矧予姻也而又奚辭於是乃誌夫人且銘諸壙銘曰貴以夫貴名以夫名而女德在躬相夫以成則豈徒榮坎斯封斯維永其寧

奉政大夫直隸河間府同知隅菴張君墓誌銘

君諱天愛字季仁父易軒翁希哲祖翰曾祖純



高祖玘距君凡五世咸家山東為鉅野縣人其上莫可論次而世隱未嘗通籍君有兄曰天錫天福天錫始讀書為儒應選貢君之子曰以直從子曰以蒙皆能世君業充縣學生於是張氏之門儒雅宏飭蔚蔚稱文矣君偉幹脩髯動有儀矩語默以時十四歲而遊縣學每試學臺輒高等授廩上庠君既穎慧而緝學益力學者多宗師之天性孝友事易軒翁及母王氏能怡其志處二兄敬而有恩家百口同爨無間語咸君

內政有以經緯綿密之也人以是稱其難嘉靖



志處二兄敬而有恩家百口同爨無間語咸君

內政有以經緯綿密之也人以其難嘉靖  
庚子舉於鄉凡幾上春官不第易軒翁強之仕  
乃仕丙辰謁選吏部除河間府通判實主糧儲  
君纔起家書生即親錢穀而能催科發歛公無  
匱憂私無苛苦稱舉職焉時三殿工起奉檄採  
石石窩草食露處與匠卒同甘苦以襄大役有  
頃宣大告急上命大司馬少保楊公往督諸  
軍公舉君自隨理行營儲餉君設法轉輸知畧  
輻輳百應不失即倉卒亦立辦大司馬以為能



邊糧實弊數主者往往溺之君一一條除不遺  
纖垢至今遵其格而操履矚然人亦莫得而染  
久之論功有 詔優賞予金大司馬復疏其賢  
曰一廉如水百廢俱興張通判有焉蓋名言也  
吏部亦以君獨勞調停之辛酉遷河間府同知  
君還內治大守荆南葛君雅好君郡政有疑輒  
相可否之出攝滄州事滄州事煩民弊幾不可  
為理君以節縮均卹為念不數月而瀕河州縣  
稱治者乃首滄州君亦以是悴損邁疾弗起矣

嗟嗟惜哉君寤寢疾葛守往視君解中蕭然無羸



稱治者乃首滄州君亦以是悴損邁疾弗起矣  
嗟嗟惜哉君寢疾葛守往視君解中蕭然無羸  
物覆體一布被尚多補綴且囑葛曰脫見念為  
某治棺當廉其值值弗廉弗能償也乃葛守願  
為備其事甚治曰吾友道然爾城中居人士民  
無大小輟其事而致哀於君謂天胡奪我仁父  
也維時甲子二月二十九日距其生之正德己  
巳五月二十七日得壽五十有六歲配王氏生  
以直其他載諸誌茲弗表表其大若此以直扶  
柩還塋其故墟而葛君實誌其墓祭法以死勤



事則祀之禮鄉先生沒祭於社君官河間九年  
剝煩茹辛至於捐體其在家政合同聯異不肅  
而成經學孝義教行業著有舉之血食於官尸  
祝於社謂弗允哉謂弗允哉系曰窮經飭行士  
之珍也抱珍弗售嘅靡因也薄言售之艾而屯  
也艾也其年流芳愈延屯也其官流澤靡殫士  
慕者芳彼積徒山民沾者澤彼行徒軒既芳以  
澤為蕙為蓀通乎斯川塞乎斯淵其在先生曷  
虧曷完盍瞻爾後有穀縣縣在今一被在昔五  
襦舍無留犢釜有生魚於維渤解龍豈專譽永



虧曷完盍瞻爾後有穀縣縣在今一被在昔五  
襦舍無留犢釜有生魚於維渤解龍豈專譽永  
言吏則樂只君與生而鳴玉象笏華裾沒焉樹  
石圓頂方趺 賜金有爛 皇典照衢元臣舉  
最 王庭屢敷先生於此屯與亨與豐碑允副  
辱與榮與

明故奉政大夫南京戶部河南清吏司郎

中西嶼董君配安人徐氏合塋墓誌銘

君以嘉靖戊午二月二十九日卒已未二月二  
十六日塋郡城西南祖塋安人後君四十有一



月而卒是為辛酉五月以某年月日祔於君合  
塋焉適子楠追述君平生乞言于吏部員外郎  
竹亭張君為狀於世而又自狀安人之行以今  
年正月走謁予京師請銘按君諱汝瀚字子涯  
與安人俱青州益都人四世祖曰奉奉生翔翔  
生彛彛生魁即傑菴公配劉氏寔生君君兄弟  
四人董氏世治星曆堪輿之學而未有聞於當  
世君數歲乃慕儒術教之儒即誦書日記千餘  
言甫長遭傑菴公喪喪之如成人服除復緝學

益力當是時山東言春秋者有青州曹給事公



言甫長遭傑菴公喪喪之如成人服除復緝學  
益力當是時山東言春秋者有青州曹給事公  
見君文深器異之以其經授君君乃盡得曹氏  
學而復以其學授諸生至今青州言春秋者多  
出董氏於是西士聞西嶼先生名輒慕嚮之甲  
午舉於鄉乙未試進士不中遊大學師事司成  
涇野呂先生士集六館者以千數君與同縣石  
君琚數試數高第戊戌卒業歸侍母劉劉病君  
迎醫調湯藥日夜衣不解劉卒君哭毀無時里  
巷哀焉甲辰復試春官不中乃謁選吏部授南



華西地外生傳

十一

直隸建平知縣始至即歲不登君一以節縮寬恤為主悉除諸煩苛擾民者民乃生既乃為民築石隄而蓄洩水利得田萬三千餘畝民名其塍曰董公圩巨猾宗挾富結貴人而凌轢柔善縣官多首鼠浮與之不則為所中按寘之法君為政務從簡厚而諸弊莫從生顧見義明決初不為依阿態以媚上官諸上官每品其屬首曰董知縣董知縣云在事七年薦獎者四十餘數語皆當實不溢辛亥春陞大僕寺寺丞庚戌比

虜內侵有議倍征民馬民病之君奏減三分一



語皆當實不溢辛亥春陞大僕寺寺丞庚戌比

虜內侵有議倍征民馬民病之君奏減三分一  
而騎用亦饒奉 命市馬遼東立驗馬式革宿  
弊還印直隸山東馬亦用簡直得譽甲寅六月  
以治績予 勅褒美之傑菴公贈如其官劉氏  
贈太安人而徐亦封安人尋陞南京戶部福建  
清史司員外郎乙卯監天策諸倉丙辰催鈔淮  
關咸有政便軍民而鈔稅顧倍是年陞本部河  
南司郎中兼攝江西川貴諸司事事多而益辦  
尚書公甚才之然尚多暇日則出遊諸名勝賦



詩若未嘗為吏者居久之鬱鬱思東土遂移病  
乞歸待報數月 命始下已舟出淮即具朝服  
北嚮叩頭祝焉乃發十月抵家君官凡四徙安  
人咸從治所君性剛果而才又充遂安人則從  
中婉諭之終其官未嘗以剛害於事者亦安人  
力也安人祖弼仁至福建布政司叅議父經驛  
丞有叅議風安人既名家子而又知學以故陰  
教甚閑佐夫君發跡立朝所在有令聞而內政  
益修其事劉安人最得其志處叔母徐暨諸姊

姒子姓下建僕御媵婢和平有風教可傳劉安



益修其事劉安人最得其志處叔母徐暨諸姊

妣子姓下建僕御媵婢和平有風教可傳劉安人季子早亡有遺孤椿意甚憐之君及安人撫教與楠同為縣學生以下慰安人君歸青四閱月而疾作卒安人悲不欲獨生以是年寢疾閱三歲餘亦卒君距其生之弘治丁巳安人距其生之弘治庚申俱得壽六十二歲君少時志操甚峻謂遠大可立致然竟以不第為弗遇乃其蒞官勵行皆自謂無憾以至蓋棺而保完名君而有知其亦自謂未始弗遇也哉有子二人楠



安人李氏出某妾丘氏出妾劉者有女一而無  
子楠有文知書法試中禮部儒士孫女三人銘  
曰士繇文振吏以才舉君也儒師文孰與伍既  
宰百里有謚甚良惠曰父母而威神明為天  
子牧閑政以肅雲錦開闔碩蕃且育再陟戶曹  
出納蓋藏以莫不穀既治於庖亦善尸祝登高  
能賦大夫之淑人吏而家君鑒其足曰歸曰歸  
我憶先人冠蓋奕如省其墓墳於斯踟躕於斯  
宴語君亦首丘於斯泉處泉深壤高穹窿其宇

過者式之豐碑嶧岨鬱哉徐媛夫君是恫恐後



宴語君亦首丘於斯泉處泉深壤高穹窿其宇  
過者式之豐碑嶧岨懿哉徐媛夫君是恫恐後  
其亾今也則從鸞栖豈單蕙隕猶叢托魄則然  
神遊曷窮翳翳宰木宿草芊芊予哭莫建而言  
則傳載銘玄石終古閱焉

明故中憲大夫弟子魯墓誌銘

君生於正德丙子卒於嘉靖甲子壽四十九耳  
嗚呼痛哉惜已惜已吾不意吾乃目視吾弟之  
死吾父中憲公今年八十有四而目視其壯子  
之死而二孤者又昧弱未成立也若君者何以



死哉何以死哉嗚呼吾乃忍銘君君諱學曾字  
子魯生而英敏七歲能匹句客有試者無難易  
輒應聲酌之十三而屬文出奇語老成者嘆不  
及也丁酉舉於鄉甲辰第進士未幾䟽病歸戊  
申起授潁州知州辛亥遷山西平陽府同知壬  
子丁先母恭人憂乙卯復除鳳陽府同知尋擢  
知鳳陽已未以禦倭功擢山西按察司副使兵  
備尙嵐君有心計讀書不務記誦以超悟獨見  
為旨即醫射音樂奕象咸妙解出人意料談言

唯玄理則抽

訓忘倦視世務蛻如爾故其為政



為旨即醫射音樂奕象咸妙解出人意表談言

唯玄理則抽

訓忘倦視世務蛻如爾故其為政

一以寬簡從市爭曰民樂吾寬吾樂吾簡足矣苛  
嵐時遭不年遠備益大弛君極力經畧塞卒至  
煮榆皮柳葉啖白土而無叛者以君在故有事  
忤御史君急持不肯下吾馳書諭之君曰吾獨  
非憲臣且安所置黃紙哉竟不肯下御史御史  
乃劾奏吏部覆議調君官而詞旨實右君君拂  
衣還卧里中日侍我中憲公願其志築僻園自  
謂終焉然君以剛毅卓邁既多自負而見銅清



時又橫罹口語氣益鬱鬱不得吐乃竟以是死  
嗟乎天乎吾誰之尤二孤者曰霍曰雱吾將維  
持之然吾衰慮不克副益悲苦矣銘曰嗚呼君  
也天既才而又抑之以阨其身也後吾而生先  
吾而死胡互乎云也君也奚之而吾猶然其獨  
存也有耄在室有稚在庭有娶在室胡釋此而  
孰與鄰北原有阡而膳其土而甘其泉昔在壬  
子君有妻子孟實先厝焉君嘗謂茲丘之形鳳凰  
翩翩我往祖之負岡抱渚左右翼然今者卜吉

四月廿五從君初言民莫不穀君獨罹災親賓



翩翩我往相之負岡抱渚左右翼然今者卜吉

四月廿五從君初言民莫不穀君獨罹災親賓  
具在君往弗來白日畢照君也潜埋轎車空返  
嗚呼玄臺

誥封中憲大夫吉安府知府先考合葬墓

誌

公寢疾不肖孤跪床下受遺令曰後事百從約  
慎勿令世儒文我為也孤既不敢背第念公負  
才志間世不遭功名之運泯焉同庶衆以歿又  
不一言以藏諸窆孤安能忍按靳氏世家齊寧



預備倉碑有靳克巴克皇者元至正間人族衆  
所收戶部民田曰靳景珪者洪武三年人又有  
稱五公者皆莫知為何宗出所可知者孤高祖  
文祥公麟生廷謙公禮禮生宗鳴公鏗鏗寔生  
公公諱顯字孔彰生而警捷材武絕倫十五歲  
為父報仇拒豪公子於市手格之一市人莫敢  
近豪大屈服乃釋旣冠娶先恭人田氏始折節  
為禮容益壯遊京師客淮海應詔入賞拜散  
官諸散官見有司輒奴驅使之又數撻叱公至

顧改容禮即盛怒公徐出一言無不解者州有



官諸散官見有司輒奴驅使之又數撻叱公至  
顧改容禮即盛怒公徐出一言無不解者州有  
大役官僚皆走匿民邸中公挺身出方畧得濟  
者數四而公又無折損苦人以是服其能正德  
癸酉生學顏丙子生學曾咸教之儒嘉靖乙未  
顏舉進士丁酉謁告歸築居城北之相里有地  
曰鳳凰灣公自號鳳灣由此甲辰曾舉進士已  
酉以顏官滿有 詔封公江西吉安府知府母  
恭人壬子先恭人卒庚申曾以山西按察司副  
使罷歸甲子曾亦卒公哭之慟焉踰月遂遘疾



先是孤以山西右布政使乞罷未幾又以陝西  
左布政使乞罷皆不報至是復力陳父老且病  
萬無棄去不養理疏又四上始蒙恩許解見任  
許矣而公已邁疾曾不一日承歡而優游以卒  
歲也嗚呼痛哉傷心尚可言乎公平生未嘗疾  
痛夙興夜寐亦未嘗有寒暑之侵家絕巫卜疾  
亦不肯飲藥醫至輒困以所難喻醫乃袖手去  
自奉世甚儉非其有一介不妄取起家特手不  
持一錢晚年貲累千金地萬餘畝屋千間地率  
碻鹵下澤沮濡之鄉人所棄者公賤值而墾之







載點畫端朗談議設策皆暗合古法殆神異非  
恒品人也雄視莫肯下物至教孤等則一以謙  
遜為旨處骨肉初不為兒女態而匡飭振恤一  
不使失所每言及先太父母輒泣數行下且語  
孤曰若等有名位於清時汝太父力也則又輒  
言太父陰德事數種邇時海內多金革之務孤  
兄弟嘗言於坐中相難不能決則以質公公第  
曰非吾事又未嘗親之何從言也若等即言勝  
亦未必中爾孤兄弟乃相嘆以為真用世名言  
語曰千人英萬人傑謂我公也英傑非哉固知



亦未必中爾孤兄弟乃相嘆以為真用世名  
語曰千人英萬人傑謂我公也英傑非哉固知  
世未嘗乏材材亦不盡用於世今所謂材科目  
間人也往先恭人卒也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樊公銘其墓公遺令以今年四月四日啟壙合  
葬焉期迫矣故聊述其槩若此方琢貞珉俟名  
筆為表傳令勒諸墓道令天下後世知有我公  
於是孤言為不佞也公生於成化辛丑卒於嘉  
靖乙丑壽八十有五歲子男二人學顏學曾女  
二人皆恭人出孫男五人需雷燮暨女二人顏



華陽先生集 卷之六  
出霍雱曾出曾孫男一人于衮需出

贈御史王公配贈孺人李氏劉氏合葬墓

表

隆慶元年冬十二月有 詔贈故處士王信文

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妻李贈孺人繼劉封太  
孺人信即公原籍山東平度州人字守忠始祖  
某從軍隸濟寧衛生高祖榮榮生寧寧生五子  
曰宣者始家於濟寧州餘悉居平度勿徙如故  
宣配唐氏以成化乙未二月初八日生公次生

曰閏閏早世公先娶郡人李智女事其孀姑言



宣配唐氏以成化乙未二月初八日生公次生

曰閏閏早世公先娶郡人李智女事其孀姑唐  
殊孝愛家人內外咸贊其盛生男曰漢曰滄以  
正德辛未七月卒公乃再娶於劉劉故名門有  
懿範生子曰湘曰江曰洧湘即竹陽君舉嘉靖  
乙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再踰年授山西道  
監察御史公及兩孺人之貴皆自湘貴推之也  
公少時業儒無以為養遂棄去力作轉販已家  
用乃裕唐天人甚安適之唐寢疾及彌留殯公  
調視哀毀無節感動里閭族叔鑑者嘗屢暴公



公委狗終無以加於公鑑歿公乃治為後事特  
厚轉販時有太倉某商以錢數百緡來易銀而  
自悞下其筭當折錢萬計商殊不覺去公復握  
筭覈之曰商悞矣寧堪幾折耶急躡歸之商乃  
寤至感泣其諸與人解難捐身好義不校大率  
類此然以少儒也故終身好弄書筴尤精曆術  
陰陽之學劉孺人者佐公內政尤力益得唐夫  
人歡唐歿時曰吾無以過人吾一兒而兩賢婦  
吾有後必矣言之後幾年而御史湘生嘉靖辛

亥八月二十日公歿距其生得壽七十有七劉



吾有後必矣言之後幾年而御史湘生嘉靖辛

亥八月二十日公歿距其生得壽七十有七劉  
孺人既葬公如禮乃益飭其內政督諸子孫男  
女各力乃業敦尚行義視前子無異已出前子  
亦各自以為親母不啻也尤加意於諸子孫讀  
書者必手治膏燼果舖日雞鳴至半夜嘗以其  
身先後之故湘卒成名洵緝學待時竟大王氏  
孺人有力焉二年予自太僕召改光祿卿與竹  
陽君同立朝慕竹陽君內精理而外示冲退反  
之躬未易學也屬貴州巡按任滿當代 上命



御史湘往予聞之走白御史大夫王公曰湘母  
老柰何使懸慮萬里大夫曰次及則及之吾亦  
無如湘何也斯蓋他人百計預為言者而竹陽  
君曾不言及悶悶焉往過里則孺人者故示強  
食健善以慰於君時促之束裝且曰若不速詣  
代不念彼當代者獨無父母乎君不得已屑涕  
往受代顧獨念孺人不置至病始 上書歸抵  
家而孺人亦已病有時相見欷歔久之乃母子  
完好矣謂神明啟祐之非虛哉今年八月孺人  
邁疾竹陽君日夜侍匪懈孺人念洧一見九月



完好矣謂神明啟祐之非虛哉今年八月孺人  
邁疾竹陽君日夜侍匪懈孺人念洵一見九月  
二日洵下第至歷下七日乃屬續孺人生於弘  
治庚戌十月二十七日至於卒享年八十一歲  
子五長漢義官娶趙慶女繼娶秦鎮女次滄後  
公三年卒娶蕭貫女次湘即御史君娶姜檠女  
繼娶庠生宋信女次江武學生娶蔡子明女繼  
娶扈思忠女次洵郡廩生娶鄉耆白燦女女一  
適李英子豹孫男八女七用楫娶聶貫女漢出  
用梅娶姜侃女女適劉朝用子汝松俱滄出用



霖郡庠生娶庠生劉焯女用極聘給事中劉不  
息女用棐幼俱湘出用杰聘庠生楊浹女女適  
義官程釗子道享次許聘儒士張問達子賀俱  
江出用材聘典膳李銅女用楨幼女許聘府同  
知趙至子寵次許聘官生靳需子于袞次許聘  
知縣郭汝子一樞次一幼俱洧出曾孫男女共  
五人用楫者女三用梅者男二煥耀往公之歿  
竹陽時為諸生塋未有表為歎及時將以啟壙  
以孺人合塋禮焉遂走幣狀詣都下以表見屬

且曰孤先公孺人有善若此孤之歿又不忍文



以孺人合塋禮焉遂走幣狀詣都下以表見屬  
且曰孤先公孺人有善若此孤之歿又不忍文  
非公其孰憫焉予乃為表之在法宜銘其壙在  
濟寧城西少北陵陽村之原塋以是年十二月  
十三日銘曰茲惟幽墟誰秘其光而舒耀發祥  
而輪蓋交翔而駿奔鏘鏘曰掩三靈作瑞斯邦  
士繇一介以亢厥宗矧也條支縣縣嗣慶岡如  
宰如神圉攸憑豈埃銘章

楊公愛軒墓誌銘

公諱思仁字尚德世家濟寧州生於弘治十年



閏十一月十一日卒於隆慶元年六月十二日  
得壽七十葬以是年九月十九日楊氏有舊塋  
在州城南曰郗江原者葬其先動之君以上五  
世兆域且盡公有弟曰思義字尚宜先一歲而  
卒乃卜塋於新牖之灣自為一祖至是公之子  
又卜於城北三里營塋公又自為一祖凡葬皆  
先立祖祖無兩者濟葬法率然也楊既茂祖族  
而子姓又繁若此固宜公蚤嘗學問有至性事  
其父母愛慕之至終身篤行約已一依於厚自

內庭以達閭黨未嘗有一忤語亦不妄與人嬉



其父母愛慕之至終身篤行約已一依於厚自  
內庭以達閭黨未嘗有一忤語亦不妄與人嬉  
譁晚歲益豐於財盡其息布諸子為賓師筆劄  
費雅善施與有田在班村歲饑舉村賑之今其  
人猶見德君友愛尚宜不啻如其父在時尚宜  
亦愛而敬之如其父而兩房之子又交相愛敬  
如一父出也公之子九人曰江潮澄湛河溢濂  
汲溥尚宜之子四人曰浹沆海洪咸使業儒治  
一經一門之內巾舄鱗比弦誦相聞德相勸業  
相勗郡省之間尚有他茂族而如匹者固無兩



然興起而督植之者實自公始云公嘗翰賞知  
 印歷事冠帶矣而不肯仕也貨殖之家仰有取  
 俯有拾孰能為祿且舍之而推而弗就又孰能  
 有子十十五五盡約之儒以責旦夕不可必之  
 效此誠有踔識獨慮難可與時流者語哉公娶  
 於張為知縣玆女側室二咸有出女二人男九  
 人江出以旂伴姐潮出以文以名以善澄出文  
 衡文範四姐閨姐湛出遇春河出倍姐溢出以  
 功銘曰謂公是耶弗祿以官謂弗是耶故我而

冠猜水成闕蛟龍生馬有士如林為世璣璠仕



德文華四女降女...  
功銘曰謂公是耶弗祿以官謂弗是耶故我而  
冠猜水成闕蛟龍生馬有士如林為世璣璠仕  
乎弗仕孰敢輕軒嗟才非難植德為難德也昌  
後若往而還根深幹偉基厚墉堅荀龍表漢竇  
桂蕃燕蓋不以彙而以其賢維愛與敬匪人而  
天楊氏之興豈必貨泉沃野維赤肇闢華阡公  
乎以歸送者嘆言豈不仕儀五鼎旋頒成此玄  
銘有待 皇綸

隱君正軒楊公墓表

君以嘉靖乙丑冬十一月十七日卒葬以丙寅



春二月有子曰浹曰沆曰海曰洪浹沆皆郡學生既襄事則相視泣曰吾大夫者善足於有位矣乃無階而位而又壽未躋中以黯然幽壤也此吾諸子中幸一階而位以徼榮於地下焉河清可俟乎聞諸墓有誌有表誌諸陰表諸陽庶幾吾大人有善不與夫黯然者同幽也諸子合詞曰然於斯索言於僕甚懇以固僕謝絕鉛槧者十餘年而諸子見索者殆踰四年於斯乃撫望雲先主誌中語而表其大者於其石君諱思

義字尚宜生於王德戊辰距其卒享年五十有



者一 望雲先主誌中語而表其大者於其石君諱思

義字尚宜生於王德戊辰距其卒享年五十有  
八曾太父景高太父鸞父震字動之稱動之府  
君云世以右族著里中配牛氏生兩男曰思仁  
字尚德者君兄次即君君十歲而牛卒喪之如  
成人禮焉繼母陳又安君之孝無間於所生君  
既長娶於徐相敬如賓久之徐邁疾乃置立側  
室王氏府君嘗病不食君亦不食復常乃復常  
既府君寢疾君與兄日夜侍至萎悴不替如是  
者踰三月府君卒君哀毀幾不起徐歿時君尚



壯顧獨念徐乃不貳醮君家自動之以來益以  
賞著再傳而兄尚德恢其業君少兄幾許而父  
事兄以至白首且歿諸務無大小出入言語一  
以兄是從尚德亦篤愛之不啻其手體尚德有  
子十人為郡學生者六餘子與君餘子無一暇  
逸者亦皆兢兢儒業此十四人者自相師友切  
劘同舍不窺外戶歲時自拜其家庭外唯揖官  
府謁學宮禮祠墓始一出出則大者鴈行小者  
魚貫衣帶檐如巾烏襍皆不假擯相于人間諸  
生相逢一座語間此經彼史言古則古言時則



魚貫衣帶襜如巾烏襪皆不假擯相于人間諸  
生相逢一座語間此經彼史言古則古言時則  
時諸生多傾心下之此郡之人皆多君兄弟之  
能教其子也向使君兄弟有一違言則其家不  
益家益矣有一見利而不務遠計則其子不盡  
向學若是君卒君之兄慟甚踰年亦卒予銘其  
塋時亦語多及君君之誌又曰君性行寬重內  
剛外和寡言笑不事嬉遊世間一切機竅籠絡  
之態非獨耻而不為亦天性所不能為又敬其  
二姊亦如其兄而振其貧舉其後事以扶植其



孤至於睦隣讓衆雖侵暴不校皆其性然其不  
為之隱君子與諸子力學守道正應世需為君  
耀隱發潛光大有日固有不俟予言而揭之以  
日月者在也其諸子息姻婭世闔諸事一見諸  
誌語多不載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八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九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八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九

東魯靳學顏著

祭文

祈雨文

嗚呼旱既甚矣人情惟懼命無所恃夫其望神也殷則其歸咎也重矣守惟責躬引罪致虔於神爾雲雨動息非守與也且夫守職一方之政有便宜於民者弗聞於上而不敢行則衆將目而嗤之曰是俗吏也迺若雲雨動息神之司之



亦如守之必聞於上而後行乎何其宜聞而久  
不聞也况乎陰陽開闔固專之得行而不肯行  
與不得行而不行者其幾殊矣嗚呼守之默念  
而仰祝之者今數日矣其帥吏而禱之者四日  
矣將竭誠再禱期以三日雨則利不雨則害利  
害禍福唯神擇之予言不再尚鑒

謝雨文

某等受命於君治人事神人理弗暢則以神聞  
維昔恒暘衆維神咎越既有秋不謂神祐夫施

於不報者神也用而不知者民也某等享神之



維昔恒暘衆維神咎越既有秋不謂神祐夫施  
於不報者神也用而不知者民也某等享神之  
休而不知其功而曰事神義已疏矣茲者雨澤  
沾潤豐穰可俟衆庶鼓舞曰唯神賜某等拜手  
臚詞用宣衆志唯神終惠迄我歲康弗亢弗益  
唯神施張

祭吏部尚書周公伯川文

維公湛雅淵英含貞苞粹辰緯發精龍鸞比類  
豐藝多材硠硠逸致分珪金籍簪筆黃扉出鎮  
戶嶽入握樞機毗贊允副王路載熙既承簡



在展也豕宰任隆百辟聲溢列案庶方咸穆中  
興可待象物方臻蛇讖告灾皇窮弔鑒國紀是  
頽羣情恇動 冲旨告哀嗚呼痛哉孰生弗榮  
公曰令名孰生不匱公曰盡瘁圖芳鍾鼎表德  
旂旒叢蘭挺耀奕葉貽謀昭明高朗如公奚憂  
某朽質莫彫鏐駟布振公不遐遺施恩踰分借  
光未景含滋洪潤上軫國傷下凝私憾爰脩饋  
奠載薦犧罇籍用可重明信寔存神光剡剡庶  
聽祝言

祭太僕劉公文



聽祝言

祭太僕劉公文

惟靈瓌材勇挺英標夙就關輔掄碩南宮薦秀  
蔚矣巨儒褒然孰右職毗喉舌譽妙氷衡執銓  
袞士簡黜稱平羣枉斯拔衆正以能明明帝網  
論資晉秩卿貳之良案服有奕天厩颺聲圉人  
競力世事觸膺君子拂衣乃返初服不罣危機  
南山佳氣少微晴輝道不協時位不究施宜邇  
遐齡畀於永視孰謂古稀先生其逝嗚呼騰精  
列宿委體自然哲人雖往不朽者言道不以位



壽不以年哀哉群情匍匐其尸非公之痛其誰  
宜為洋洋在上庶鑒予私

祭鎮朔將軍白樓趙公文

是春之半我歸自京視公於寢蓋三四行賓主  
接席坐語世事間及宿歡躍然以喜予謂公健  
當復尋盟公曰有諸其惟來生嗚呼何知即此  
永訣令子號摧九原曷徹書來訃我我情酸辛  
含歛弗及謳紼無因唯 帝念功國有典常  
綸言載賁神宮考祥哀與衆同而榮則殊矯矯

將軍武臣則模嗟公英氣何生何死握手平時



綸言載賁神宮考祥哀與衆同而榮則殊矯矯  
將軍武臣則模嗟公英氣何生何死握手平時  
有言甚偉茲也蓋棺不愆於詞東亭書壁公其  
踐之顧我為何潛然不已戚有同哀唯公令子  
曷展我私馳伻東赴牢醴具陳公其歆顧

祭劉隱君文

於維先生潛德有煇抱璞韜光移忠令子金閨  
通籍青霄決起國有令章華封是擬詎期冥漠  
歸神元始倏幽遐祉遺榮若徒鄉亡著蔡家失  
怙恃某誼切通家禮敦官守含臨弗及匍匐寔



後白茅泂酌文疏意厚明神在御昭假如右

祭黃秀才文

曰蓋嘗考六藝而得天人感應之故靈若符契  
矣何君順脩而報之逆行淑而厄其際耶君有  
懿父作牧濟土手援水火置民乳哺旌倪載之  
叩心彼蒼報我那君裔世其昌夫何不然事乃  
大左愚智駭嘆天乎則邦嗚呼哀哉或曰君遭  
數竒命理攸植也力善而少報積善未極也以  
未極之善櫻數竒之疾斯伯奇所以顛躋子淵

所以中厲也惠允邦君天豈遺斯曷觀其後厥



未極之善櫻數奇之矣斯伯奇所以顛躋子淵  
所以中厲也惠允邦君天豈遺斯曷觀其後厥  
道遠而所可悼者君隨逝波泯然物故衆庶同  
科齎爾英志永闕世寶室無弱孤堂有衰老因  
君反覆於世孔閱或悖而遂或道而劣聖不必  
祿暴不必折天人感應之故乃予則竟不知其  
何說也嗚呼哀哉仲春之良集於郊原轎車既  
駕西指其轅歸爾首丘旅魂其遵傾都揮涕予  
亦何言

祭楊母文



家有嚴君父母之謂厥配則均母職微異相助  
夫君終始綱紀宣調和適以臻於理若夫人者  
何慊於此洵允大叅聲宏實鉅洵宜吳楚監司  
雍豫聿隆厥孝色養周旋間關異域以月以年  
其在夫人亦子其子既願於志復康於體孰隆  
其福而隕厥壽戚我宗婣匍匐恐後何以告哀  
牲帛清酌唯願克誠其格如右

祭姊張孺人文

嗚呼痛哉分體之親如姊有幾踰月既迫今歸

土矣嗟我骨肉淪為異物白日不照玄臺永



嗚呼痛哉分體之親如姊有幾踰月既迫今歸

土矣嗟我骨肉淪為異物白日不照玄臺永  
摧裂衷腸無術可贖欲見無期益之以哭姊也  
貞善有銘載諸勤克於家儉裕於居坤道直方  
不習而利貞乃其常善奚足異獨其慕母不二  
是難能也世之人子多愧姊者嗚呼姊心既然  
惟死恐後今從地下得見母否我病十月幾不  
不救非母之力而誰云佑為我致母予復予藿  
爾兒婉婉爾女媃媃送爾於墓行路為悽我何  
以堪齋咨涕洟



羊西坡先生集 卷九  
祭亡妹文

嗚呼哀哉家難未易夷慘至是耶壬子吾母見背至于甲寅則哭吾姊乃今則又何哭吾妹也痛哉毒矣妹之秉德嫉邪知愛知義聰慧直方吾不如焉今其亡也乃不如他氏女也他氏之女有慈母以惜之悼之有遺弱以號之索之今吾妹遊魂冥漠委體泉臺枯株朽蔓如斯而已大可痛已平居歲時暇則延致雖不接席我心則慰踰期不來心焉悲阻其病踰年我憂歲許

今汝奚適曷卜其還哀哉永睽無日無年吾使



則慰踰期不來心焉悲阻其病踰年我憂歲許  
今汝奚適曷卜其還哀哉永睽無日無年吾使  
吾子為汝縗服既可義起况有典則乃竟不得  
為也嗚呼痛哉西征已駕為汝踟躕傷我寡親  
言與淚俱嗚呼汝其聞之否耶楊氏之阡實適  
母墳汝今厝此與墳為隣嗚呼其真有知以相  
從否耶我儀不豐而意則篤無由質汝益之以  
哭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九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二十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九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二十

東魯靳學顏著

雜著

七諷八首

崇麗大夫仕於吳居數月吳王有疾不朝於是  
崇麗大夫造焉吳王隱几而嘆盱衡而忾意慙  
焉有所坎然匱焉有所惘然冀焉忽若俯仰似  
若沉想有間大夫進曰遠臣聞大王玉體失和  
甚怖方徒跣偃倭上謁未敢問也適見王神氣



固無恙敢私王曰進不隱忠明無拒辭大夫言  
乎大夫曰蓋聞物有賤而益貴藝以世而若神  
故藥餌可以已疾方技擅乎專門金匱闡真言  
之纂靈蘭譯秘典之文神產良品遐篆鴻術厥  
亦前聞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夫以大王之威  
力富有加乎海域奇瑰詭異之夫絕島殊甸之  
氓于于何不殫也大王即計宗祏之引鍾簴之  
隆曷亦徵夢卜乎詹史跡軒黃之所縱於使  
巫彭之倫岐伯之徒盧醫鍊劑淳于檢圖按以

明堂之箴試以宜嶠之草鼓以洪爐之燧沃以



巫彭之倫岐伯之徒盧醫鍊劑淳于檢圖按以  
明堂之箴試以真嶠之草鼓以洪爐之燧沃以  
上池之灑不日而大王起矣起即向離明以宅  
中遏潛畫於不軌顧不愈諸煩懣締繡而鞅鞅  
而餒餒已乎王曰唯唯寡人不且計之顧予國  
民鄙而不足與慮事左右皆啖賂而不足以致  
節予即有事於敵予夕發而旦愬夫洩也而以  
窮壤亘宇致子所稱不其拙乎大夫曰嘻王何  
貴耳而賤目也王之臣隸臺廡有之不越筵豆  
而得而王不察也王之疾非遘於六淫慝於五



氣九竅之變弗爽七動之欲弗戾桃飴之所不  
融金液之所不暨俞附皇午而莫展越人悚怵  
而長愾請無切脉攻腠投石施慰王曰緊深矣  
然則何疾大夫曰陰陽不合運而不積顛顛懼  
拂經之凶善攝珍導化之節故精志欲通神氣  
欲宣木鬱而毒水鬱則煩然則王非疾盖鬱也  
夫志有思而弗給勢將獲而未時衷絪結以揮  
霍情愠愉而焚絲性乎條侘曾不得夷爰有瞑  
眩可以治之殖以元田溉以玄淵德產之緻地

不愛旃老莊所潛義姬一筌發贖振聳矐雪言



眩可以治之殖以元田溉以玄淵德產之緻地

不愛旃老莊所潛羲媪一筌發贖振聳矐曜雲龍  
天蓋賢人辯士之言乎臣願大王憑軒而聽虛  
谷而受俾齊給便利之士陳乎下琯瑋芬醴之  
議佐乎右其以宣鬱而一售也王曰可大夫曰  
秦聲楚闕吳歛越吟奏陽阿度淮南交金石之  
激烈紛鄭衛之繁音奔響越節溜澗梢林絀空  
杳之湛澹羗靡曼而哇淫激商則流雲停變羽  
則淒風森淵魚竦而上出鳴鶴感而脩臨纍若  
綴珠鑑若鏘琳曾一度之未亂價已踰乎千金



爾其聯以美粲列以素娥西施宜咲而依幙毛  
嬙掩扇而嫋娜緋頰怡而春生儼流睇而增波  
曳飛霧之微綃襲蟬翼之織羅懷江妃之捐珮  
凝洛神之冰襪悵凝望而目成睇蘭燈之明滅  
結姮媛之孀悽嗟楚客之纓絕斯亦絕代之娛  
也大王豈欲致之乎王曰唯大夫曰玄山之木  
南海之秬燂以芳臠侑以露茹青鳳之肺玄豹  
之胎方物海錯千日之醅碩果蟠木厥核稱魁  
象白革於黃鼎燕翠奠於下羞豢龍具醢於一

酉熊躡克簋而若丘其鮮醴粹秘殺雕饌覲聽



象白革於黃鼎燕翠奠於下羞豢龍具醢於一  
爵熊蹯克簋而若丘其鮮醑粹秘殺雕饌覲聽  
所絢心志所願罄次邑之畜藏曾未瞻乎一膳  
期亦希世之味也大王其欲嘗之乎王曰唯大  
天曰洞房敞朗溫室冥融朱明凜而飛露流春  
旭於玄冬環材究奇是曰棟隆葦帶丹葩於藻井  
亘粉棹之雄虹瑱楹鏤碣金銜壁錯星躔漢回  
霞倬電燿神工營之玉繩斯度離婁迷瞽而失  
巧班倕投墨而貽睟芳籞神沼離宮別所大禹  
所不能名隸首騁筭而忘處鄧林嘉生蕭椽楚



莽朱桂剔榮於竣趾華平垂穎於豐圃錦質報  
章祥鱗脩羽躍荷葉而呈靈棲青桐而容與任  
公委其獨繭天乙開其一面若茲之比不可具  
見斯蓋極麗之區而大王御之矣願復少進乎  
王曰未也大夫曰切雲之冠騏文之弁翠綉朱  
組冒以金蟬衣則裛以睢渙之麗辨以霜繭之  
綸鷖鸛狐白紗縠鮫紋赤烏金華繡裸螭旋順  
時服而設副遺光倏燭而踰躔珮則八方之劍  
葛盧之精鍛以龜文龍藻之多絡以赤璐蒼瓊  
之英見魅之金釵其室七彩之珠駢其鐔方熒



葛盧之精鍛以龜文龍藻之參絡以赤瑤蒼瓊  
之英見魅之金釵其室七彩之珠駢其鐔方熒  
惑之降曜俄剽迅而照乘於是駟飛兔驂渠黃  
流星暘烏溝珠噴光之駿骨奇權蓋試諸乎九  
方憑凌天倪沓拖頰景赫沛艾而超驤遺飛廉  
於大漠校塵影於穆王季樓超超而躡踞奇肱  
收轡而周章斯亦飾麗馳聘之極也大王其一  
試之以逞心與王曰大夫少間予倦聽也大夫  
曰未旣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弧矢之揭太白之  
離列宿垂象衡紀暢威不庭不王則有張皇六



華內城先生集卷之三

五

師黃帝蚩尤之克震用鬼方之捷谷血原骸於  
茲為烈爾其朱干玉戚黃鉞白麾刃林鋒霜白  
日陰霾靜若嶽峙動若涌潮獻馘訊醜崑崗燬  
颯華戎震逼神人懾惕含生之屬罔不懼警而  
息意大王可以高枕而肆志也於是改絃易軌  
蕩風滌俗陋夷夔于非時表百皇之所不足朝  
崇典禮之臺夕創曲樂之館監周代而增美郁  
繁會而燦燦日不暇給彪炳豹變蔚蔚焉續續  
焉煥煥焉迺輯瑞乎明堂攻珉乎碣石泰巔封

其金泥鎬池隕其尺璧斯萬世一時而大畧英



焉煥煥焉迺輯瑞乎明堂攻珉乎碣石泰巔封  
其金泥鎬池隕其尺璧斯萬世一時而大畧英  
主之所隆也以王之神聖反掌爾王曰寡人欲  
之然病矣大夫曰崑崙丹丘之墟方壺員嶠之  
窟神君列真往往而伏靈根斯固紅泉斯沃或  
趯羽翰而上翩或留混沌而無欲鍊服之術七  
十有二變化之品三十有六金骨青髓綠髮方  
瞳秀色可殮或老而童似若有無其道鴻濛握  
斯之符者周游太始而罔攸終於是遣方術之  
士羽衣之流上下四方大招冥求築以銀青之



闕縹璃之樓聚以九轉之藥三元之苗似索珠  
於玄圃仍鞭石於滄洲自可鍊形補腦保度而  
久視也則夫牛山之悲雍門之涕其奚由至哉  
是昔之人所以引年不朽而蜉蝣大化者也大  
王其欲事之乎王曰然寡人營之然未易得也  
大夫曰蓋聞聖人觀世而易化太上棄智而不  
德為而不恃應而不職此先民之作而今時所  
斥也然未敢聞王曰大夫無尤願終聞之大夫  
曰在昔有作却走馬以糞垂衣而象手乾坤潛

帝力於何有民熙熙以登春夫人主處虛服素



曰在昔有作却走馬以糞垂衣而象手乾坤潛  
帝力於何有民熙熙以登春夫人主處虛服素  
能執無為故能使衆為也能反無知故能使衆  
知也建厚下以安宅奠函夏於穆清河源朔漠  
之濱青激朱垠之氓戎器除而弗戒烽火熄而  
不警禮樂昭乎天地福應召乎神形鳳翥翔其  
閣麟趾馴其堦朝有指佞之草階挺報日之藁  
大夫之言未既於吳王矍然而作泚然汗出  
斂衽而稱曰噫子大夫休矣寡人固不足以奉  
明訓於心蓋戚戚焉夫好名為累自用而亾是



寡人所痛也且夫礪則瀆貞以逞耳目之淫暴  
天靡物以暢肢體之耽怡情宥志以箴先王之  
箴所以為一人則得矣謂大計何而况乎予擅  
紛更之名國有虛耗之實加之流亾辛酸寡人  
所擠也寡人獨何心與向子大夫甘我以美疢  
不如砭我以惡石幸澤我枯槁攻我膏盲唯是  
先人之緒不絕如綫請分國之半以酬大夫其  
勿有所辭

板倒井銘

庚子予既出佐宛郡數以事行縣道出裕州謁



板倒井銘

庚子予既出佐宛郡數以事行縣道出裕州謁  
世祖祠祠外有井方亭上覆渫泉旁溢穴不中  
直甃砌欹側人曰此光武板倒井云予心異之  
顧謂驛丞潘曰嗟是惡可無識諸潘頓首請曰  
非明府則誰與識者予為之序曰自昔帝王受  
命符驗讖兆可畧數焉然書載惟卷易云所祐  
定勝則吉反德為妖天道人事其揆一也故里  
社响而黎元歸斗樞降而寶孕結黃龍赤鳥發  
祥夏姬玄鳥大虹紀瑞商姚萊蕪表其立石上



林徵諸卧卉浮壁滅秦白虎興晉雖幽明異術  
靜躁殊章飛潛有沉躍之性動植有區別之族  
至其神符靈契旁徵七鬯皆將以明統顯祚昭  
聖鏡仁陳錫而界釐也故曰王天下之往也帝  
天下之適也赫乎崇矣人以徵天理以協數不  
其歸歟世祖帝苗統固正也漢曆未殫祚固當  
也神幾文武聖固茂也推心履信仁固裕也方  
其始也光鑒室隩禾滋邑壤迨其旣也冰合凜  
沱符來華疆錫釐如是豈惟并哉昔之人曰雖

有威力非天命不授雖有命運非功烈不舉不



沱符來華疆錫鼈如是豈惟并哉昔之人曰雖  
有威力非天命不授雖有命運非功烈不舉不  
然驅石赭山無益敗軀之載囊血卵騏何止絕  
咽之斃斯非其闇於數而弗就於天也所以然  
者不務厚基而自剝之勢速也君子過武廟之  
墟下車訪古其將歔歔於斯言云銘曰炎熙旣  
燔白水發祥呵禁啟翼得天者昌坤靈效順匪  
爰厥寶拯困沃渴醴泉斯倒浥浥廣隰濊濊華  
渚蒸蒸卿雲祁祁甘雨渥茲皇澤閱彼邑改純  
佑保定帝鑒攸在



解嘲

序曰魯國王叟者獨往人也瑰意琦行混跡負  
塗不畊而獲無營而居行年六十狎狂行歌蕭  
知也衆頗嘲之叟作解嘲辭曰客有嘲王叟者  
曰蓋聞丈夫龍變曲士瓠繫爭名者朝爭利者  
市挾霜鬪之迅者不飲於汚渠負汗血之良者  
不食於下厩茲綠驥垂耳於鹽車忽仰天而長  
嘅者也爰稽在昔虞卿售談白璧聯絡季子搥  
舌六印繁若飛聊城之箭者蹶千金之將駟章

臺之柱者責連城之約或彈鋏相府或脫穎平



舌六印紫若飛聊城之箭者蹶千金之將駝章

臺之柱者責連城之約或彈鋏相府或脫穎平  
原或分庭南面或擁篲王門昔之人於富貴功  
名若此爾其泯泯而生不如磊磊而死也故有  
北里考鍾南陌鳴珂蘭衣珍饌輕佻脩娥叱咤  
則風霆興吹噓則陽煦和畫地成川執手可執  
剽校猾獗神規鬼犍若茲之倫未可更僕說也  
今吾子迷大道之方疆意乎自然之衢騁駕乎  
汗漫之圃仰焦先而為徒猶是造響於無聲畫  
形於無圖蒂華藕於修陵徒臨淵而羨魚亦何



不達之極也且子籍先世之業名宅數區兼金  
數百捐之若徒曾不返顧弱挾鉛槧長逃麴蘖  
至老無稱負載道路彼世所謂愚不肖者非子  
若人哉王叟唯唯若朽而無以應也已而客告  
去王叟據地箕坐戒客勿去謂客曰嘻客所謂  
末學曲議逐時華而守成計者也夫夏虫之不  
可語冰失於時也車人之不可為舟囿於技也  
蛟龍驤首蒸雲擊霆不終朝而雨天下失時委  
螿泥沙蜒蝮侮之傳說蜜戚心懷伯王之畧非  
遇賢聖之君假以羽翼則終其身與築人牧子



蟄泥沙蜒蝮侮之傳說蜜戚心懷伯王之畧非

遇賢聖之君假以羽翼則終其身與築人牧子  
等伍故力田不如逢年蓋時有利不利非賢不  
肖殊科也昔者大漢之興豪傑景附希變化厲  
天步殪羣雄斃秦楚已而正功論賞而分茅畫  
野建姓賜氏同誓帶礪者不可勝數也迨時移  
政革右文左功飛將怨其未侯方朔嘆其不逢  
馮唐白首亞夫鞅鞅加以募菴裂其紀綱逆卓  
礪其毒鋒懷仁者首戮嗜殺者稱雄裂冠毀冕  
回春為冬章甫之流惟恐汙名淆節窟跡匿躬



不遠爾尚敢敵愾於外握籌於衷衍明堂而效  
頌擅一言而建封校逐鹿於張韓擬綿蕞於孫  
通者乎由是氏鷓鴣不接翅而翔忠佞不共國而  
容入朝見妬黨錮成風士以此待機會守固窮  
者多矣何必某哉何必某哉客笑予以不達予  
適悲客之不審夫時也嗟客亦聞夫古之人乎  
日者玩世君平治生伯倫荷插淋夜不醒蘇門  
舒嘯谷口躬畊數子者門無結駟之客家無儋  
石之儲言不關於興替澤不漑乎寰區然而名

至今不鏽者彼其於去就分數審矣夫得失失



石之儲言不關於興替澤不漑乎寰區然而名

至今不鏽者彼其於去就分數審矣夫得失失  
得無有有無貴賤賤貴榮枯枯榮孰為真乎孰  
為疑乎孰保富藏登要津而恒然乎孰迫饑寒  
捐親戚而不謀旦夕也者而恒然乎失之為不  
得也則失何始乎得之欲不失也則得何起乎  
而客禁我以自然之術美我以富貴功名之欲  
是欲鑽屈轂之瓠而適鑿渾沌之竅脫桎梏之  
繹而適增鷓鴣之悲者也吾聞磽磽者缺皦皦  
者涅膏以明煎玉以剛折四達之達有摧輪羊



腸之坂無康轍近火者焦憑涉者濕日行惡影  
不如却立播穀望菽不可以得故曰高明之家  
鬼瞰其室故有封泥未啟而三禡已至賜第未  
踐而兵獵其門朝為茵榮夕為葉紛炎燼冷灰  
奪魄游魂與夫綠珠黃犬之殃客所聞也不然  
儀秦申嘗許史金張雖至今存可也且夫非其  
位而有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錯衡  
和鸞孰與蓬累之安也腴鼎豐厨孰與汗樽之  
紆也左艾右妾孰與枕流之潔也金華繡質孰

與寬博之適也重以土木形骸丘壑膏肓白眼



紆也左艾右妾孰與枕流之潔也金華繡質孰  
與寬博之適也重以土木形骸丘壑膏肓白眼  
忤貴飛蓬凋霜酒後身熱搔痒無方而欲約予  
以邊幅藻予以折旋襲予以法裳豈不痛哉故  
曰鳥不假足於獸而翔魚不假翼於鳥而游鳧  
脛雖短續之則悲鶴脛雖長斷之則憂神龜觸  
網薦以古樂王食饗之不如泥滓之曳尾也百  
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文之不如丘阿之挺柯  
也違其天放厚其天弢而謂於物無戕無幾哉  
嗟乎人跡循同物形忌獨阿衆所好鮮不為祿



庶言朋興拳石斯獄謂烏也白謂馬者角逐臭  
癖矣而不逐者多則逐者非飲醪狂矣而不飲  
者獨則飲者是且客休矣

去思碑

去年郡侯李大夫治濟旣二越載值 覲期將  
如京民咕咕曰茲役也省院其以黜陟彰賢否  
乎信也則我侯陟也若之何其奪吾良也已而  
侯領 新命還治民喜維四月職滿將移牒上  
官民顧又悲也曰侯治行有效當膺華寵即如

序遷亦當升一二等以去若之何其去吾民也



官民顧又悲也曰侯治行有效當膺華寵即如

序遷亦當升一二等以去若之何其去吾民也  
於是相率陳狀詣諸上官白曰侯一日在民一  
日生即有意吾民豈遽以侯行耶無何則侯之  
父卒於家四月二十三日訃至侯觸首地絕咽  
良久蘇曰天乎予思以悴一身而易一封而不  
予遂也廼予尚為人也遽呼堂吏授篆鑰褰麻  
徒跣即日行民吏爭遮留之不得出廨門乃姑  
還為位設奠如禮而侯焉翌日州之士聚哀於  
序大夫唁於庭嬪稚嘆於私室既再信宿則境



外內譁然疾蹙悲其失良父母而不禁也里旅  
輦知侯終才也無如制何爰脫侯履而繫思焉  
厥明咸集予廬下曰民有思也而不能言有言  
也而不能文願吾子有以志之也予曰至思者  
不言至言者不文思矣奚文為曰弗文弗遠柰  
沒侯善何予曰願聞侯善曰衆見夫往吏於我  
土也者日有所疾苦於我固自以為疾苦分也  
庸知侯至也脫然失焉飲食也衽席也非自侯  
給也而我得而有其飲食衽席之也者侯與予

曰若侯寬矣曰人有為寬者陰剥其膚而陽令



給也而我得而有其飲食衽席之也者侯與予

曰若侯寬矣曰人有為寬者陰剝其膚而陽令  
於闔境曰瘠矣吾民今緩若租廼桔其司牧者  
刻削之傾其貲以貸歲入之數是謂怨寡而權  
多侯督歛以時若不少假徵解者擇授之即有  
勢力不易而歲輸無虧人人嘻然樂成事矣寬  
者固能乎曰若侯簡矣曰人有簡者閉門束卷  
輕媒官使亢然示人以逸既公私填委即有急  
亦坐稽不得發凌遽督追之使相望於道吏胥  
牧圉百執事咸遭繫累民殆糜糜無虛刻已侯



則奪食露宿先事誠備無不人人結其歡慰者  
然日理文書辯民爭頌科檢金穀漏二三下無  
幾微厭惡見於言色簡者固能乎予曰是數者  
與寬簡殊也而寬簡莫加焉雖謂侯飲食之祗  
席之可矣嗚呼侯去是尚可以州乎地廣大荒  
而不治征繇日急如束濕戶口日耗逸游食者  
日倍噬民者日益得計迺按治者又曰是衝煩  
郡也可撫而煦之耳是惜其嘉茂而毋忍於荆  
杞將嘉茂日萎而不知也夫撫而煦之者是州

大夫縣令事也宜我侯之見思也



杞將嘉茂日萎而不知也夫撫而煦之者是州  
大夫縣令事也宜我侯之見思也

采芝題辭

辛亥春暮將事覽循東出長樂遂涉產津逶迤  
藍谷秦嶺攸遵弛蓋商顏弭節金洵道於子午  
漢沔以臻肅轡七盤龍山之濬畢按鳳岐由咸  
居秦如蟻附環朱明聿鄰間有嘯詠非我思存  
或矢勞歌或寫幽屯言不必什什不必文鼓翼  
觸臆候虫其呻小卉傾陽寧避羣芬或曰子行  
閱歷孔殷奚斯取焉獨采芝云曰彼四皓予志



攸珍既入其域不覲其人咀彼遺芝彷彿其形  
真邪想邪寔勞我神

吾廬說

夫天地遽廬也羣生眇然廬諸其廬雖然營於  
道者罔象為構玄同為基虛無為陶匪木石資  
肇天地先乘天地後曠乎無不容放乎無不之  
也則眎天地何有無乎眎天地無何有無則又  
何遽廬之足言乎吾廬子曰夫營於道者不以  
遽廬為遽廬也則遽廬固不能庇而乃以庇夫

遽廬者也而予方且廬吾廬以自私固非耶嗟



蘧廬為蘧廬也則蘧廬固不能庇而乃以庇夫

蘧廬者也而予方且廬吾廬以自私固非耶嗟  
乎予得已哉夫予將以矯世也夫世劬勦交競  
以市為道者也翹乎其竭足而趨也狡乎其側  
肩而爭門也汨乎其逆波也多岐者迷方捷徑  
者稱俊跂以利吾而真吾益喪故新營益美初  
服益荒莫有省焉故有能不忘夫吾廬不足者  
則吾不足私吾不足私則真吾乃得真吾得則  
蘧廬非蘧廬蘧廬非蘧廬則天地非我庇天地  
非我庇則營於道故營於道者雖廬吾廬不盈



一區而能撫大邁廬以玩天地至寶在是故說

### 二室說

記曰堂其末為兩室左能寐右玄宴是也兩室  
蓋皆偃息所云何以其能寐也夫能寐赤子有  
之也夫客感紛沓交戰未勝去來無蹤攻取靡  
定糾而楫者欲乎絲而焚者思乎吁吁且且也  
者氣未降乎怔乎若竊乎惕乎若傾乎若或禡  
手是世人之態也已爾其戚戚於天意役役於  
跂足惛惛於患夫於暇也故其榮不澤其衛不

懾其神枯其心縣旌乃其於赤子遐哉遠乎夫



跂足惛惛於患夫於暇也故其榮不澤其衛不

懾其神枯其心縣旌乃其於赤子遐哉遠乎夫  
赤子其善莫喻也混混沌沌衆妙之門不攤厥  
真大道乃存故能赤子乃能寐能寐者乃無所  
於寐也故身無營心無夢矣無夢也者其於能  
寐幾矣故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無  
適無隨無載無隳化國乎華胥乎曰玄宴何也  
陽闢陰翕動靜互極羣動鼓機日作夕息予游  
其機以觀時變化若在掌玩也而不能疾厥則  
夫不能疾而強疾也者是養生之賊也日入咸



池萬有即域漠漠夢夢惟玄惟默而子獨不欲  
與俱宴也得哉得哉且夫酣歌達曙誦法繼日  
二者則間矣然亾羊一也故晝夜一暫古今也  
萬有異而不知古今一大晝夜也聖人若石不  
違精覃而益索形疲而益振能不六竭以寧者  
有乎夫玄玄矣故曰晦其位而冥其眇深其阜  
而眇其根攘其功而幽其所以然去宴聖人蓋  
不道云易曰雷澤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由是  
則宴非無取哉



則安非無取哉

杼憫篇

小子櫻憂罹苦既集于蓼五內坼崩七情爽惑  
蓋自仲春以踰徂夏病從中興苑結弗釋今且  
窮冬矣肌態消萎神慮不振瘳未有期焉室孛  
不堪其憂乃為予謬計曰聞之匏絲足以悅脾  
臨涉足以曠目詠談足以馳志旅燕足以散襟  
曷一從事以愜素體與曰非其時也非其好也  
忻來戚會祇令人傷耳已而曰長歌當泣非其  
時矣吾聊以當泣乎于是以一之日始拂几研



理翰素割情而結慮隱心而摛文希聲初發若有若無或朕兆毫芒而即捐或僅綴寂寥而不續探之于無倪放之于靡趣既乃離魂始附舍意初申或憶昔而追製或撫今而矢言質而不華其為詞也迫而不婉其取類也或籍喻胥井諷義俛陳或厲響霜琴孤膺潛潔標旨或殊情歸于憫綜述或判義主于紆抑以端居興言動觸哀釁瀉以他臆興亦隨咸引類忌于多岐構材毀于更端倚廬非諷歡之囿故韻節寡諧黠

習無駘蕩之和故襄杼弗緝重以陶鑄既而剥



材毀于更端倚廬非諷歡之囿故韻節寡諧黔  
鬻無駘蕩之和故襄杼弗縵重以陶鑄既而剥  
蝕已甚封植弗厚而剝伐良勤內乏璿異之藏  
外鮮圓明之潤詞之不工固有由已

歎珠題辭

昔予旣冠之年抽簪在告經始湖干作室游藝  
竹素之暇與影為儔而前川曹子數數過從風  
雨不已時或譚詩聯賦雅契神情曹子喜飲飲  
輒醉醉輒睡不去予厭酒徒而顧悅曹子之為  
人蓋醕酤其外而慧秀其中其視世之昏中飾



外落寞無所有者孰為多少也曹子馳志物表  
而不肯卑情于自獻之文以故不獲一舉乃益  
肆於飲病且死無一語及塵滓事時士咲之然  
竟莫有知曹子者悲夫曹子嘗師事崑山石川  
張大夫相與詩文往復幾盈百牘青州芝嶽陳  
先生者都水使也亦雅好曹子題其所得于石  
川手蹟之卷曰輝川媚石蓋珠玉其人哉曹子  
既沒之五年厥子延祖佳士也悼慕其父作冊  
屬予為之發幽光焉予曰惜哉珠其隕矣嗟何

及矣爰即其冊表曰歎珠將與世之愛曹子之



屬予為之發幽光焉予曰惜哉珠其陷矣嗟何  
及矣爰即其冊表曰歎珠將與世之愛曹子才  
同一歎焉云爾

場屋爾雅題辭

業舉之文既著在功令學官弟子務一場者家  
相傳人相授主經傳傳切理會文有章程度數  
一如元人帽製必圓而六瓣必上殺而六合窮  
其極以為顛必下為簷以受辨簷其高必殺什  
之七服者無敢易也易則衆目駭矣鬻於市亦  
不售迺二三場寔無往古之制用之今其為二



三場者竟何如爾業者與覽者必自鏡矣毋亦  
若帽然近世士大夫則厭服圓帽顧文襲前代  
達人或人自為意製而服之既不合古法器又  
不今之從徒自標置乃所謂緇布謂毋追謂章  
甫謂委貌其不可見耶夫三代尚已今之官人  
朝冠漢制也幘頭唐制也是朝會公署之服必  
以古必異于端居野人之服明矣設朝會公署  
而不服古而圓而六瓣焉服其有不駭者哉嗚  
呼帽不古若衆知駭之文不古若舉世莫知駭

帽不制不售文不制歲歲售之豈惟戾古顧亦



呼帽不古若衆知駭之文不古若舉世莫知駭  
帽不制不售文不制歲歲售之豈惟戾古顧亦  
悖今已予嘗取秦漢以來諸家言語行事有可  
備覽採證足裨文藝者即一意一詞精妙可人  
亦為標出示我諸兒又慮兒慮難不克舉全書  
罔善記憶茫洋無所據則又特撮其一意一詞  
及大篇者陳其槩命椽史轉寫為帙庶沿約之  
博焉大抵以近正為旨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二 終





華兩坊先生集卷之二 畢終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二終





黃岡先生集卷之二





